

我守着更小的世界

杨闻韶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我守着更小的世界

杨闻韶 著

杨厚均 编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守着更小的世界 / 杨闻韶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360-6214-6

I. ①我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03290号

责任编辑: 胡雅莉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凌春梅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
开 本 889毫米×1194毫米 32开

印 张 6.875 1插页

字 数 135,000字
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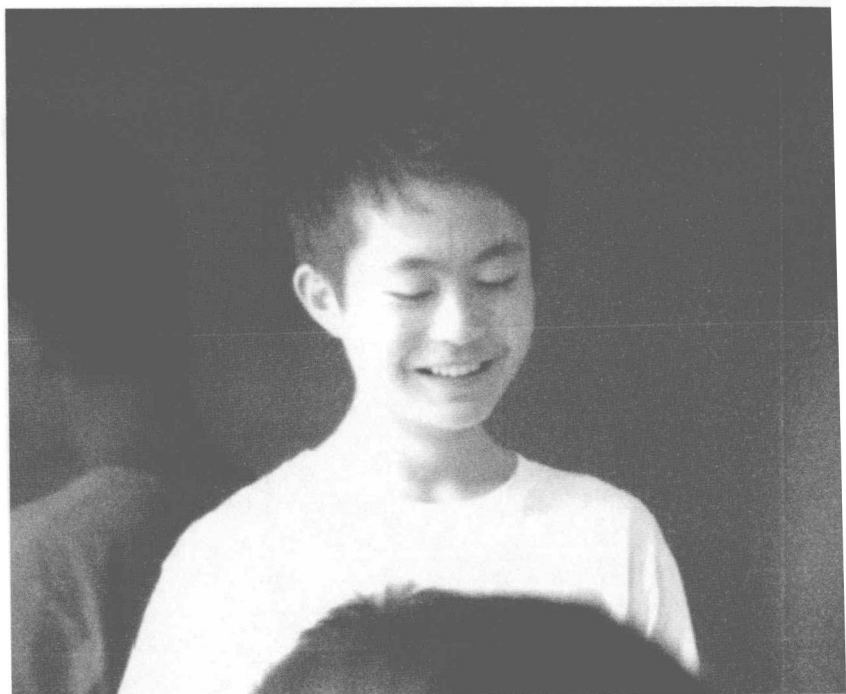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请记住

当这些文字渐渐隐没之时

正是你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时

—— 2005 年作者初三时周记本扉页文字



阳光少年杨闻韶

TOURISM DEPARTMENT OF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

$$\left(1 + \frac{1}{n}\right)^2$$

$$(2^9 - 3) +$$

$$a_1 \cdot a_n = \frac{n+1}{n}$$

$$(A \cdot B)^T = (B^T \cdot A^T)^T$$



童年涂鸦：虾

Date _____
菊花瓣扎在天空

菊花瓣扎在天空

云朱里产流下降降歌谣

雁群~~飞舞~~一张一合

挤溢出我童年的喧嚣

芒种的尖刺

顶点有嫩芽生长

有阳光黑犬黑犬挣撑

我的臂膀

挽住

那从土里地里跳出的谷香

用它点燃芒种的层云，还有痴狂。

还有纷散和孩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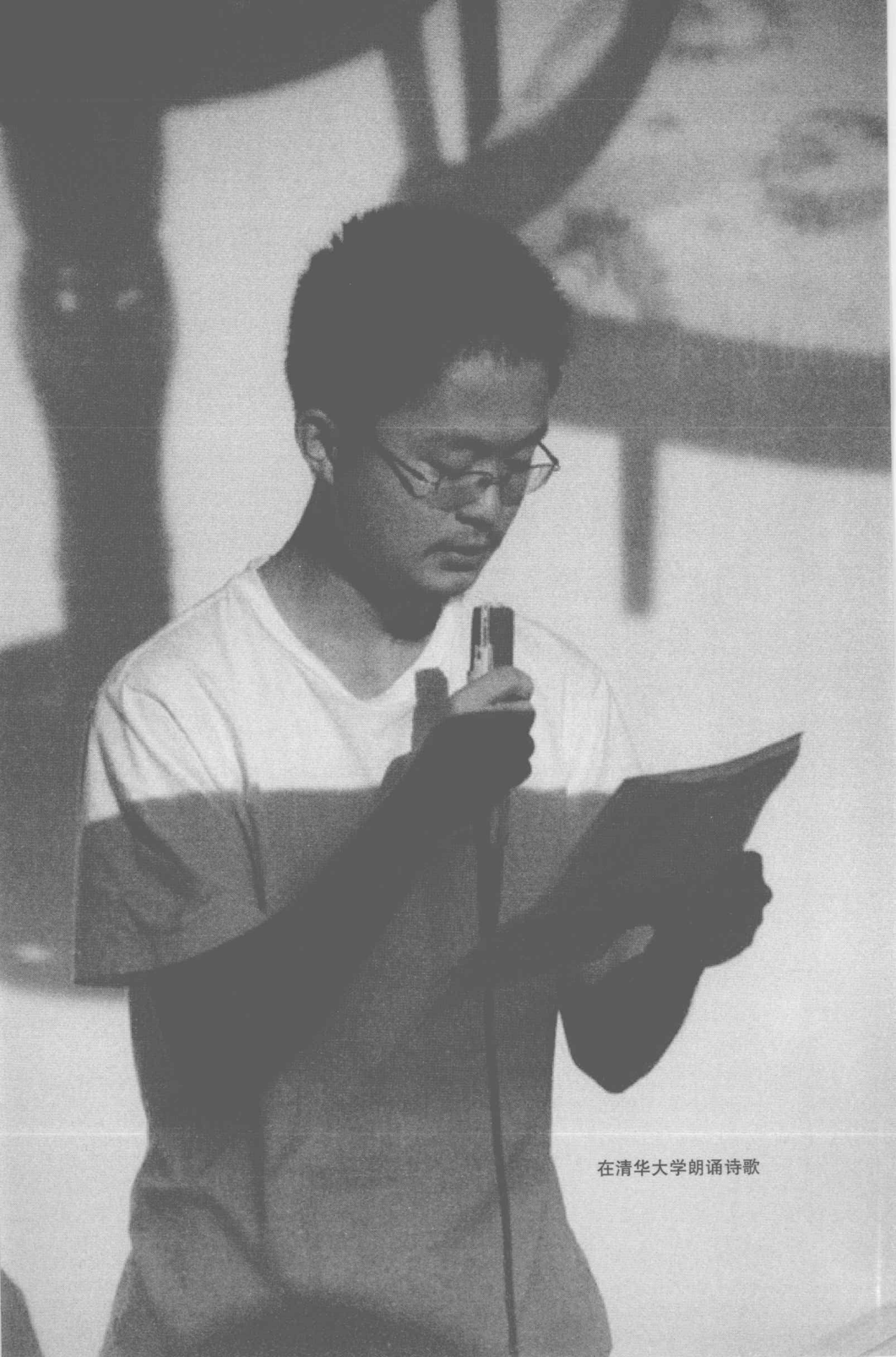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沉淀和追求

也只有菊花看着我

也只是我对视着它。

手稿：菊花瓣扎在天空

11.29.



在清华大学朗诵诗歌

序言

汪 晖

去年年底，我意外地收到杨厚均先生的信。在信中，他叙述了爱子闻韶溺水身亡的悲剧，同时寄来了闻韶留下的诗文，并问我能否为他的诗文集写序。从杨先生的信中，我才知道2009年的冬天，闻韶曾坐在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的那个教室里，与其他九十九名同学一道听我讲课。这门课程是特意为非文学专业的学生设计的，讨论鲁迅的作品，选课的学生来自不同学科，以理工科为主，计一百名。课程安排在晚上，每周一次。这次课程有试验的性质，除了大课之外，也安排了四位助教组织小班讨论，原以为工科的学生未必对于作品细读感兴趣，但讨论却出人意外地踊跃。学期结束的时候，作业送上来，真情实感，许多人的文字水平甚至超过了学习文学的同学。

我一直在追忆，那一百双眼睛之中的属于闻韶的那一双。他的眼睛一定是好奇的、明亮的，但也会像他的诗句一样带着忧郁吗？我询问了当时的四位助教，得到的结果是闻韶聪慧、热情，发表议论也极敏锐。我开始读他的诗文，晶莹剔透，纯净到没有一丝杂质，连这个年纪的孩子关于爱情的絮语也近乎阙如。我被闻韶对于生命的不倦追问和探索震

动了。2010年，在南方媒体的率领下，整个中国的媒体都在发酵，空气中弥漫着恶毒和腐朽的气息。此时读闻韶的诗文，何止是荒漠甘泉，他的执着而稚嫩的追问，直接穿透了弥漫的腐朽；他的文字年轻却富于技巧，将点点滴滴稍纵即逝的生命迹象在语言中点燃，宛如涅槃一般绽放；他的忧郁出乎天然，不同于一切因世事纷扰而来的无奈，在最深處，却有一种生命的喜悦如清泉般流淌。这是一个与我们置身的环境、与我们的生存状态截然不同的世界。我有好几位诗人朋友，我喜欢跟他们聊天，读他们的散文、随笔和诗歌，却从不敢评论现代诗。但是在第一遍阅读之后，我就给杨先生回信说，我愿意写这篇序文。

如果要做一点归纳的话，闻韶的作品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通过省略而重新发现世界，通过死亡而重新理解生命，通过修辞而重新呈现世界。闻韶的作品，是一个少年的心声，那里有抽象的寻找、无名的茫然、难以言说的困惑，但也是一种将这些原初的追问深入一切领域的尝试。我读到的文稿始于2006年。“一新生的婴儿无比惬意地倒在环形的床上。不知道它将怎样自生自灭，怎样幸福或苦痛地走完，我想到。”（《如何寻找》）初读的时候，会觉得这是少年的“更上高楼”般的忧愁，但一篇一篇读下去，分明地感到闻韶一边自我怀疑，一边绝不放弃，最终将奔走相竞的日常生活世界彻底地屏蔽——在他的诗文中，我无法找到他在校园中、在教室—餐厅—宿舍或操场的行踪，也无法找到他的日常交往。他专注于他的感受：

2/
我守着更小的世界

我要感受什么？而它已悄悄溜走。不再是，不再有。

面对一种空虚，任何一种实体都能让我欣喜。

面对一种狂乱，任何一种冷静都能让我执著。

作者并不因为其抽象、无名、难以言说而放弃，却真诚地投入其中，即便是对“空虚”、“苍白”的自我怀疑，也被转化为关于寻找的寓言。也许他正是通过省略与屏蔽，展开他的追问之旅。

当他说着面对一种空虚，任何一种实体都让他感到欣喜的时候，实体本身却从未作为实体显现。因此，在他的世界里，实体的世界是空虚的，只有将之屏蔽才能获得令他欣喜的“实体”；冷静是世界是狂乱的，只有通过迷狂般地沉入才是让他执着的“冷静”。“只为那眺望，那幻化又破灭的美丽，以及与我相依为命坚强的韧带。”（《无题》）在其他的地方，他这样表述“与我相依为命的坚强的韧带”：

挽住

那从土地里跳出的谷香

用它点燃芒种的层云，还有痴狂

（《菊花瓣扎在天空》）

掩在夜云里的星

曾经的狂乱的假想

疯癫的奔跑

四月淅沥的雨水

都将这些冲淡

但又有新的

新的浓重新凝聚

执著，抓住了仍不松手

新的太阳燃烧

的 我的血液

新的乌云盛集

的 我的哀伤

(《四月》)

从2006年写作开始，到他沉入水底，这个在沉静中癫狂的主题从未离开过闻韶。在他的诗歌世界里，那个令他欣喜的“实体”、那个让他执着的“冷静”恰如惊鸿一瞥，只能在他的欣喜和执着中绽放。这是他写于2006年11月10日的《惊鸿》：

偶尔可以飞翔

的短暂：

你是我的羽毛。

你是我的翅膀。

或许能够忘记
的感伤：
你是我的晚霞。
你是我铺张在视线极处
的蓝色。

烁汇虫火的光线，
大雁是我的月光。

鸿，我这样叫它，
它被波光嶙峋倒影着。
我注望着水中的展翅，
羽翼和尾鳍的姿态，
我轻轻吐出了你的名字。

若无执着于幻化的狂热，如何能够呈现这“冷静的实体”？鸿，这个被召唤的名字，在偶尔与短暂、波光与倒影、羽翼与尾鳍的展翅中呈现，没有对于作者置身的、目的性一目了然的世界的屏蔽，又怎能将这惊鸿一瞥呈现为拈花微笑般的真谛？

关于死亡的思考，在闻韶的作品中一再浮现，我起初怀疑这印象或是受了他的命运的暗示。但死的意象一再升沉，无法躲避：那些“已化为赭红的泥土”的“游鱼”、“陷在沉沉寂寥里的脚印”的“停置的渔船”、“果实包裹的粉

末”、“宁静掩住的琴弦”、“烧出火色的炽热”的“冬日的枝干”，如同四月的梅雨，浸润着一颗年轻的心。（《你也许知道》）但所有这些死的意象与其说是对毁灭和消失的表达，不如说是如何活或什么是活的思索。逝去或者停顿，总是孕育着开始——开始，不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，而是从一个点展开为一个敞开的切面。2006年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就在写作《惊鸿》之后的一个星期，闻韶写了《那些唱过的歌》：

谁还记得
那些笑过的容颜
沉入河底
轻悄打磨
留作绝唱的纪念

夏季被凉意拖走
撒下落叶飘旋
撒下四处纷飞的
我枯碎的芬芳

蟋蟀沉降着音调
眠意中看着晨阳
那零星的灼热赐予我的
我也将献给

每一滴露水

穿走树林的影子

布谷鸟恋上冷色调

五月的石榴凋谢中结果

它逃匿着喧嚣

偶泛金黄的天蓝

我将用迷迭香和矢车菊的舞蹈

作为秋天的意象

表达那整片遥远的呢喃花香

浸醉在午后的钟声

信鸽捎满泪痕

在低空滑翔

茅草压得很弯，很弯

沉入水底的笑过的容颜、四处纷飞的枯碎的芬芳，映衬着曾经绽放的生命。这是一种底色中没有悲痛的纯净的忧郁。死就是生，是穿透生命的透明：“你也许知道/刚刚醒来的中午/又会有青草颜色的梦幻/阳光，游动的水波”。（《你也许知道》）“擦肩而过的雨声/分崩离析，笑声/记忆打在水泥道/冬深/十一只蚊虫全部复活”。（《十一只蚊虫》）在闻韶的世界里，一切具体或抽象的事物都分崩离析，但也正

在这分崩离析之中，“复活”却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得以实现。瞬息万变的时间感将生死编织在“擦肩而过的雨声”的意象里——生的灿烂，死的沉静，复活的奇迹。

但是，对死的探索为何与穿透生命的执着相互纠缠？若没有心底流逸的恐惧，为什么死需要被这样逼问和呈现？我们跟踪着短暂的年轮，清晰地看到透明的忧郁如何转变为纠缠的恐惧——不是对于死的恐惧，而是对于成熟的恐惧——恐惧自己与周遭的世界合为一体：“不知道当我真正所谓‘成熟’，真正变得圆滑世故，眼中只有一些黑暗的社会关系网，欺骗、罪恶、痛苦真的集于一身，我不知那时是否还会懂得那种纯洁的感受。明朗的眼眸像四月里澄澈的水池，仰望的是同样明朗的四月天空。”（《看电影〈伊豆の舞女〉》）闻韶作品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屏蔽也许正起源于这种恐惧。当他这么直白地追问时，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终点已经逼近，我仿佛看见他的双眼如四月里澄澈的水池，仰望同样明朗的四月天空。

闻韶的诗歌是一种突围。“周转轮回。周身嘈杂纷扰的符号淹没”，唯有极端的体验，才能把握生命的意义。“我还这样的世上活着：日月代序，光影起起落落。禁锢的维度是马背上的缰绳，本身已被囚禁。”活的方式已经被禁锢，我们怎么能够得知生命的无穷可能？超出以我观物，终能以物观物，以不可思议之视线呈现世界，那是怎样的光景？“我曾设想，用他们每一个的手、脚、眼、耳等等去望见的世界究竟是怎一番绚烂而流于变幻的斑斓，有时我甚至连自